

元史

卷

一百四十二
册四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90)	
函號	別	10 1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漢草文庫

皇明翰林學士帝太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

濂

翰林待制兼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

禕等奉勅脩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刺氏世為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相力薦太不花可大用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太平既罷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脫脫復爲相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太平衆由是
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師久無
功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將兵往代
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
服叛動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
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柄而陞太不花本省左丞
相與太尉月闊察兒樞密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
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糧之
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十
五年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

天子下詔盡奪其職俾率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答失
八都魯征進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
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
平爲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
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
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
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汴
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
猶按甲不進時睢毫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諫之曰
賊且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

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自有神筭也
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
取曹濮遂駐於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
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
諭以密旨授之成筭而太不花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
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
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
且逼近京畿於是詔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
山東既渡河卽上疏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
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

者如今太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
其意實銜太平欲其至軍中卽害之也時叅知政事卜
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
太不花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
完者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誤專制
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
與太不花又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已也遂諷監
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前力
譖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安置于蓋州以
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

劉哈刺不花求救解劉哈刺不花者太不花故部將也
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
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
有大勲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讒言間之耳我
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哈刺不花即走至京首
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刺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
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輒妄言邪不
審處禍將及尔矣哈刺不花聞太平言畏懼噤不能發
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刺不花所即語之曰尔能致太
不花以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刺不花因許之
太平乃引入見帝賜資良渥初劉哈刺不花之爲部將
於太不花也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
哈刺不花計多阻不行哈刺不花心嘗以爲怨及是知
事已不可解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
路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會祖闊闊台元初隨大
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皆家河南爲潁州沈
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
尺脩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

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穎焚城邑殺長吏所
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
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
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
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
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
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
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
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
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
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議大夫苗軍以
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
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
帖木兒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
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
擊賊中堅城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
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階
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
密院事荅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與
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

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旣備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帖木兒卽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

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

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
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
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
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
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
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
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
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
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闡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
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

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
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
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軍
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
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
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
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
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
遊騎南道出汴南畧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
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

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畧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閔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因赤荅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翥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

而荅失八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
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事見
本紀及荅失八都魯傳中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自
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與疾
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
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
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
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
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城兵
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
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逾順之理豐
及王六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
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
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
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
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商道諸將亦報
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
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
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
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

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
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
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
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
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
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
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
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訃聞
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
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大
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
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
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
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諡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贈
宣忠興運弘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諡忠襄食邑
沈丘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後
又進封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
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
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旣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

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旣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孛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爲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知之何則傳

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於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木兒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孛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帖木兒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秃堅帖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

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李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丘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

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為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

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
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
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
故事因而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
師皇后竒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
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
卽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
淮擴廓帖木兒第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
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
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

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
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
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
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
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
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
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
而貊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
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
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荅兒帖林沙伯顏帖木

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旣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張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効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旣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

木兒不應或師出卽復退一日謀知顏高分軍掠祁縣
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顏高關保皆就擒
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
等以誤國皆受黜旣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惘
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
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
蒼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趣山東
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
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帖木兒

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卽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
于甘肅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終

兵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九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奉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答失八都魯

答失八都魯曾祖紐璘祖也速答兒有傳答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答失八都魯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克船橋萬戶出征雲南陞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參知政事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
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旣平江陵荅失八都魯
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
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
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
得渡卽令屈萬戶率奇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
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腰斬之
賊自是閉門不復出荅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入
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覬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
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
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以賦軍饋城中之民
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
荅失八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
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
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
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荅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上
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子孛
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安陸沔陽
荅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烏撒烏蒙

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月率兵畧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數十。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僞將趙明遠木驢寨。陞四川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玉樞虎兒吐華代荅失八都魯守中興荆門。且令荅失八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命荅失八都魯就管領太不花一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宜行事。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孛羅帖木兒相失。劉哈剌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羅帖木兒。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堽。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于太康。遂爲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道十六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三月朝廷差脫歡知院來督兵。荅失八都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酉。大戰數合。荅失八都魯墜馬。孛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偏太康三十里。是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三
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
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
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僞丞相王羅二人
辛酉太康悉平遣李羅帖木兒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
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
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四川行
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
開府儀同三司大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溝城東
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雷
澤濮州而達理麻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
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
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和書
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
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李羅帖木兒別有傳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幹羅思皆封益
國公慶童早以勲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
衛授太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爲江西
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
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

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穎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旣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振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童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福禍彼無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鈞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爾旣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比識帖睦

邇方倚以爲重強爲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
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饒瘠民甚貧居二年盜
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
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
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
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
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瑛
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
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
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
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
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
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
京師二十八年七月

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
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中書左丞相
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
殺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

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速從
太師脫脫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脫脫用也速計以
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不能支也速又攻破其
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
從父太尉月闊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卽往援之渡
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
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復從太尉征淮東取
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陞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
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
勝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擊之復滕兗二州及貴鄒曲
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衄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
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陞知樞密院
事討莆臺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
出陵州也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
也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
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
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改
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
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
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也速往討

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賊卽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旣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降于叅政徹力帖木兒爲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也速退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也速慮賊窺上都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使

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爲立石頌其勲德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遣兵犯闕執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月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於昌平而孛羅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也速一軍皆無鬪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語具孛羅帖木兒傳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清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王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禿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木兒部將竹真額高等也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謂孛羅帖木兒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軍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顏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顏不花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兒

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不花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誅二十七年詔以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大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周達等禦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祖父累立戰功爲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詆其奸帖木迭

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脫天曆二年拜中書右丞尋陞中書平章政事出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于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

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以知
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
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
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卽酬給以故
商旅不得歸至有饑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之請有旨
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爲
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
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
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
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竇
叅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
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寘
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
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缺望
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
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賊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
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
者唯叅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
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豈易及邪伯顏曰科舉
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

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大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爲溫言慰解之且謂有壬爲能言有壬聞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在座曰叅政坐無多言也有

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徹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止如此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史普化誚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遂移疾不出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

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己欲斥之詔取徹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辯其罪可依寒食國公追封王爵定諡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麟

納麟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用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

乘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恃劾之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曆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奸去姦吏畏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南昌歲饑江西行省難於發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浙

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卽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軍馬詔遣

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老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門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壩下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深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史左荅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秉和

州納麟遣使求援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
往援江東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郊力促其行也先帖
木兒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麟疾納麟喜即以
其故聞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
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
潰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間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敗
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如故
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紹興復
以納麟爲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
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
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
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
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日亟卒于通州年
七十有九

多直部山東會實李輝... 皇明翰林學士... 翰林待制奉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傳第三十

皇明翰林學士中矣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奉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管臣王禕等奉勅脩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為高祖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

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卽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歎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旣長益篤于學蜀儒張頴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頴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利已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是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又之姦臣旣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曆元年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中書省事參

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使
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
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
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
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
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
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
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摠忠
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諡文貞
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
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
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
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
宏瞻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
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
有文集行于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
華事畧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以進受賜優渥文
宗嘗駐驛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
儒唯祖常云

夔夔

夔夔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祖
從征有功夔夔幼隸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脩身之
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
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辦法家
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
秘書監承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改同僉
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
秘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
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禮部尚書監羣玉內司
夔夔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譙衆伎
畢陳夔夔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
尚書監羣玉內司如故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
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
筵官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陞奎章閣學士院大
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爲大學士知經筵
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提
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夔夔嘗以聖賢
格言講誦帝側禪益良多順帝卽位之後剪除權奸思
更治化夔夔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
以師禮夔夔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

釋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若柳宗
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
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
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夔夔卽取郭忠恕比干
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
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
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
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
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
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
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虛已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
夔夔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
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
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
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
藝文監諸屬官夔夔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
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
聞而深然之卽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
監存設如初就命夔夔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

以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夔夔從容爲帝言古
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有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
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
時脩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脩實由夔
夔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
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爲之下詔
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
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
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學
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學生
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
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
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
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
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
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
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
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
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旣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貞近臣

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變變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寔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以爲歛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變變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諡文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卿寺改爲院爲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邸舊臣出使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廉訪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駙馬平章家奴強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薦爲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議中書以議定刑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廷議漕運事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廉訪使未上陞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變變皆爲時之名臣

世號爲雙壁云夔夔子維山林質清泐侍禁廷起崇文
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自當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
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
昇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
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爲寃卽以上
御史臺臺臣以爲贓旣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
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
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參知

政事楊庭王贓罪不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
復任卽再上章劾庭王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禿
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
禿滿迭兒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
省委開混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
以成功言于朝河役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
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卽興工尙書曰此奉特旨負
外有悞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卽有罪我獨任之未幾
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旣
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尙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

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客省使俄改同僉宣政院事文宗卽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所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卽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厭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陞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論附之自當獨不言燕帖木兒問故自當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于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爲好事宜

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爲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爲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刺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閭閭之名自當言閭閭爲人詼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出爲陝西行臺侍

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自當爲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叅議撒廸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資國用以紓民力時撒廸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于京師所居既而丁母憂居閒久之復起爲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爲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魯花赤位令有司強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當卽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爲民害者尋召爲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爲治書侍御史同知經

筵事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顏者伯顏委自當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鞠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告者罪伯顏怒自當前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獨當之伯顏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衍衍在位剛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官爲湖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廩祿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寇起衆皆洶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尋除吏部尚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以疾辭天曆初復起爲吏部尚書尋參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進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

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得失見其會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爲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日與常布之士游所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成敗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與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是士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荅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疆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趨

捷稍長折節讀書日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
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爲兩淮節度使府達魯花赤鎮
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
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
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致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
弟幸勿辭語已卽解所纏黃金虎符佩之比從姚燧學
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
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
弟其有如是賢者邪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
禁中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
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
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
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
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
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
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
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
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
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爲文日遠詩亦冲澹草隸等書稍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傳 十三
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
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壁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
慮條條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
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諡
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于世子男二人
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一人
有學識能詞章歸懷慶路總管段謙云

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
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
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
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
及第授集賢脩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
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卽
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
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加徽稱相臣
不當受王上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
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
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

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
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
稼會秦不華人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秘書監改禮
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
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
化召入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秘書卿陞禮部
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
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
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
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
之讎逼遂入海爲亂劫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
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
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
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
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秦不華察
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
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爲都水
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
年二月詔字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
以秦不華諭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

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温泰不華縱火筏焚之
一夕遁去既而字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
未合兵進討字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閘洋國
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
字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
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
至黃岩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琴退止民間小樓是
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
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
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噫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
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不華
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
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
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
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
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
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庸招徠又復爲變君輩
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
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
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

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
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
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
珍船泰不華嗔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
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四十九時十
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
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旣沒除江浙行省叅知
政事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已後三年追贈
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諡忠介
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
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猶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
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
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避之善篆隸溫潤道勁嘗重類復
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
臧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
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
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
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脩遼金宋

三史召復入翰林爲脩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并而耕稼于中屬縣濠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祈濠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二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

元史卷二百五十三 傳 七

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猫軍五萬從
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猫蠻不當使之
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猫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殺之凜
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
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
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
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
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
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
命義兵元帥胡伯頽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
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頽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
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
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
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
又却之賊患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
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
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
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
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

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
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
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
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日寧
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
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
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廬延玉葛延齡丘蚤
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互
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其城陷
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
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
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
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
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
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
翰林闕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
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摠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
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
國公諡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
華爲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

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歛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皇帝嘉關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終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傳第三十一

皇明翰林學士

中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

臣

宋

濂

翰林待制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臣

王

禕等奉

勅脩

荅里麻

荅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為遼王傳世祖稱其賢從討李壇以勳授山東行省大都督荅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遷回回藥物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

木迭兒專權貪肆谷里麻帥同寅亦憐真馬祖常劾其
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谷里麻詰問之奮
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
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間逃去有司逮同會
者繫獄歷歲不決谷里麻曰殺人者旣逃存亡不可知
此輩皆誑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至治元年帖木
迭兒復相以復讎爲事谷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
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反頗著政績同僚忌之
嗾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谷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
嫗石不花反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反
復還職行堂縣民砍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
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谷里麻原
其未嘗知情卽縱之深州民媪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
子子亦誤觸死媪年七十同僚議免刑谷里麻不可曰
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媪旣能
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
興學勸農百廢具脩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
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谷里麻曰小兒誤殺
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奉定元年陞
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伯顏催督綉段橫取民財宣

政院判官木鄰亦取賂于富僧谷里麻皆劾之遷浙西
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兒哈禿來諭旨求賂不獲還
詣于朝召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留
守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谷
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三
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卽位
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谷里麻曰必唱
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
其能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
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
之谷里麻詰其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偽何爲
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
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遠其書與布
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
白晝殺掠谷里麻以爲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
上擒賊方畧朝廷嘉納之卽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太
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谷里麻白鷹以表
其貞廉帝嘗命谷里麻脩七星堂先是脩繕必用赤綠
金銀裝飾谷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
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

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
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
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事後召商議中書
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伯臺氏曾祖貴裕事太祖爲
管領怯憐口怯薛官祖合刺襲父職事世祖父普蘭奚
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哈孫建議迎
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魯帖木兒
幼警穎讀書強記倣儻有六志年十二成宗命與哈刺

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
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魯
帖木兒卽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
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常
侍禁廷毋止其人哈刺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闡赤
輒辭焉哈刺哈孫曰汝年幼欲何爲乎對曰欲爲御史
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
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張弼賂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
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
遷給事中左侍儀同脩起居注尋爲右司郎中賜坐便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傳 四
殿帝顧左右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
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
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
終天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
魯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
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仁
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據相位叅議乞失監以受人
金帶繫獄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愬月魯帖木兒爲御
史時誣丞相受賕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卽徽政院推
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帖木兒爲山東
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爲承事郎期月間鹽課增以
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
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
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爲本
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月魯帖木兒固辭曰皇子北還
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
送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娼
女冒受封明里董阿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
之有隙乃謫月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

移置雷州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
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
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
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
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
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爲計
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尚醞御衣
弓天甲胃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引僚屬
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
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

人復業者二萬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卜顏鐵木兒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個儻早備宿
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
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
肅政廉訪使出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
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一年春斬
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顏鐵木兒率
軍討之卜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士三千人
戰艦二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

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顏帖木兒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戶普賢奴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聞兒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卽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縣皆應之卜顏帖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寔難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畚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泚焚其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傳
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
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
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
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
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
免以功詔賜上尊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
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
口威順王還武邑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
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
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
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木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
爲花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朶吉祖搠思吉朶而只父搠
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事仁
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脩起
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政院使出
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
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厲而遣之湖東
兪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

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
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卽奏杖御史而白
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
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
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
扉召以入星吉引繩床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
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聞者懼入
告王王命啓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
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
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

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
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
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
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
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士兵完城池脩器械嚴巡警悉以
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
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爲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
得其情乃殲之滅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爲
大司農同僚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
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

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旣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負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

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
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
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藁葦編爲大筏塞上下流火
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
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
素聞星吉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
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
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爲人公廉明決
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
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衛
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正使
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人爲工部侍
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郎陞尚書
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二
年穎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決欲
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
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刺章忻都怯來討之而
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宣明年改也可札魯忽赤未

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
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
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爲固十五年遷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
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
律苗蠻素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
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
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
於是民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
以糧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

六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
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
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
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
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間所決留
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達尼達思
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
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朝廷贈福壽
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

諡忠肅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
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
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浙行省右
丞遂陞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
江西是年賊起斬黃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將兵捍江
州旣而土寇蠡起道童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
司郎中普顏不花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
柰何有章伯顏左丞者致仕居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
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
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伯顏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
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
月湖廣陷禿堅里不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
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卽懷省
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伯顏定爲城守之計後數日道
童始自南昌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
衆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翕
然而道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

故多爲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童密召死
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爲前鋒又別選
精銳數千爲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妥因卜
魯哈歹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因奮
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其餘
黨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以疾卒朝
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龍衣御酒及
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爲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爲左
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道童屬火你赤平
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童乃移咨
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
人糴官米一斗入昏鈔貳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昏
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
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
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
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
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尙
何面目復見入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
岸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百為因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終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傳第三十二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亦憐真班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遷資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傳

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以選爲太子家令尋陞資
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
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
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元
統至元之間伯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
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荅里麻而謫置海南
及伯顏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
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
政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羗之寇民
賴以安立石頌之召還爲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提調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御史大夫知經
筵事兼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嘗奏言風俗人
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扎
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旣謫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嗾人告
變且扳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相者孰無閑退
之日况脫脫父子在官無大咎過柰何追之於險終不
從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監察御
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真班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
上意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
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頴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

失律致敗數進言于時相不見聽復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是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挺爲亂亦憐真班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藍朵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亦憐真班旣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羣盜咸謀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部爲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封齊王諡忠獻子九人長谷里麻次普達失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桑哥八剌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藍朵兒只宣政院使桑哥答思嶺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嶺北行省參政易納室理大宗正也可扎魯火赤馬的室理簽書樞密院事馬刺室理內八府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耻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三
卽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柩何阨我也風遂
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
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
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
弓匠提舉馬都刺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
牙至卽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脩英宗
仁宗實錄尋拜監察御史時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藉
卽抗章劾之語同列曰儻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旣又
劾奏明里董阿不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疏會通河隄
灤滌二水又脩京東閘歷秘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
疏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時論避之出僉淮東廉訪司
事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旣而歷僉河東河南江
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法大壞
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朞月用課取賞資金幣上尊至
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脩遼金宋三史
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
治夾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
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旣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
丞時所隸郡縣多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協
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

西省治亦陷惠山海牙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
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以
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由海道
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
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卒年七十有一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咸以
令器期之未冠父脫帖穆耳以千戶職戍越因受業于
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鄉闈中
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

符其名人以爲異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
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旣又
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元年朝廷立行
都水監以選爲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訪司經歷會廷
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召之比至改集賢待制除
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至則第戶
產之高下以爲糴之多寡不擾而事集旣而軍餉不給
又奉命出糴于江浙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
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柰盜賊何夫討賊者
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卽所以安

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糧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賻且起復不應未幾太師右丞相脫脫南征辟從軍事督饋餉饋餉用舒陞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爲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陞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卽爲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陞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請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脩城浚濠爲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月魯不花疏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侵境皆不利遁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疋僚佐增秩有差別降宣勅裨賞有功者召還爲詳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賊陷矣朝廷以月魯不花夙負民望令

入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民多竊出請拜者改大
都路達魯花赤有執政以故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塋地
冒奏與蕃僧爲業者月魯不花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
書會劇賊程思忠據永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僞降事
覺被擒殺之思忠壁守遂益堅詔令月魯不花招撫之
衆悉難其行月魯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
計禍福哉竟入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納降還遷翰林
侍講學士俄復爲大都路達魯花赤入見帝宣文閣有
旨若曰朕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
毋弛法或挾權以干汝於非法其卽以聞視事之初帝
及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賜之酒存權臣以免役事來謁
月魯不花面斥曰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
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
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
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爲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爲
榮祿大夫旣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
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
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
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
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

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卽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家奴那海刺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狗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諡忠肅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開平父曰阿刺不花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諡襄惠達禮麻識理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行留爲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爲長史明年除中議尋陞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爲太子家令十八年歷祕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尙書提調南北兵馬司巡綽事盜逼畿甸人心大恐達禮麻識理能鎮之以靜民恃以爲安二

十一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三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土嶺東鎮三州以督轉輸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來爲留守時孛羅帖木兒擁兵京師而皇太子出居于外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塔世帖木兒爲大司農塔世帖木兒謂達禮麻識理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強臣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脫吉兒以孛羅帖木兒命屯兵蓋里泊託腹心於宗王也速也不堅授以金印俾駐上都之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瓦剌刺部落達禮麻識理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孛羅帖木兒復調帖木兒託忽速哥至上都以守禦爲名事益矛盾達禮麻識理與之周旋畧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正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潛通音問于罕哈哈刺海行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闕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西手八刺哈赤虎賁司糾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布列鐵旂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帖木兒等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禮麻識理增脩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命立上都分

省達世帖木兒爲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爲右丞便宜
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秃堅帖木兒用孛羅帖木兒命
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廣備
糧餼遠近大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
乃定已而委堅帖木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
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途順之理以安人
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
具而調副留守秃魯迷失海牙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
大戰卧龍岡敗之未幾孛羅帖木兒伏誅秃堅帖木兒
皆奔潰而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
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八刺
哈赤旣而上都分省罷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
位居第一力辭不允明年召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
赤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
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
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爾麻帖林沙
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專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旣而
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復引去而達禮麻識理之至事
且無可爲者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
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

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且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宅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且哈刺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終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三

白王明翰學士亞大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 濂

翰林待制兼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 禕等奉勅脩

耶律楚林 子鑄附

耶律楚林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
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
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
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
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
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讎君耶帝
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
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
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
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
嘗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
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
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
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
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
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
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
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
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
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

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蕪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然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旣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

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卽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
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
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
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
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
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
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
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
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
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
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
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
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
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
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
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
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
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
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
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

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

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
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
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
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
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
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
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
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
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言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
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
從容進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
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
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
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
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
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
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
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廷
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
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

上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天集
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
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
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
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
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上元者奏行交鈔楚
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
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
用匱乏當爲鑿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
月忽都虎以民籍相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
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
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
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
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
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
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
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
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入九楚
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
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八
人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
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產
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
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
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
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
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
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
借贖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
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未爲定制民間所
負者官爲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
逋傳明驛參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
立黨與其一誣其讎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
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接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
制帝怒繫楚材旣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
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
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
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
寧無過舉卽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
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

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
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
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
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
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
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
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
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
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
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
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
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
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
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二鍾而止自
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
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奧
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
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
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
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帝

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魯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命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

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
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輿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
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
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
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
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
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
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
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札覆視之唯琴
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

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
正子鉉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書
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踈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
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
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尙方金鎖甲及內
厩驄馬乙未憲宗崩阿里不哥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
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卽日召見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
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
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奏定法

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徵還初清
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
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五年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
平章軍國重事十二年詔監脩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
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
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爲逆間謀幕僚及黨罪囚阿里
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
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
希光希逸淮東宣慰使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
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

諡文忠

粘合重山

子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止遂委質
遼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爲宿衛官必闕未從平諸國
有功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爲
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爲憂
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
之術也帝深加納之立中書省以重山有積勲授左丞
相時耶律楚材爲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

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
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
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歎附重山降其民三十餘萬取
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廐馬十
匹貫珠袍一卒贈太尉封魏國公諡忠武十年詔其子
江淮安撫使南合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圍
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
民何罪由是獲免初世祖伐宋軍于汴南合進曰李璿
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示患之
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
中書省事三年遷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其年李
璿反益都帝使諭南合曰卿言猶在耳璿果反矣卿宜
謹守西鄙對曰臣謹受詔不敢以西鄙為陛下憂明年
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諡宣昭子博溫
察兒知河中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
有膽畧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揚
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
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

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極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山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仗節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卽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川得開府專封拜乃立河南道經畧司於汴梁奏惟中等爲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諸州初滅金時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設大挺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卽握大挺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歲己未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傳
七
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
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諡曰忠肅公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四

皇明幹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張柔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善
騎射以豪俠稱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
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
柔聲勢納流人女爲妻柔鞭信白而還其女信憾之謀

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中都經畧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果遷青州防禦使道潤表其才加昭毅大將軍遙領未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繼而道潤爲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以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移檄道潤部曲會易州軍市川誓衆爲之復讎衆皆感泣適道潤麾下何紹祥得道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經畧使事事加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

府尹本路經畧使行元帥事戊寅國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逾戰於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衆降太祖還其舊職得以便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賈瑀於孔山誅瑀剖其心祭道潤瑀黨郭收亦降盡有其衆徙治滿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數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獲州佐甄仝仝慷慨就戮柔義而釋之且升爲守使將部曲以從已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進拔郎山祈陽曲陽諸城寨聞之皆降旣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與仙將葛鐵鎗戰于新樂流矢中柔頷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千級擒藁

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
爲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張柔矣柔不爲動開門突
戰皆敗走畧地至鼓城單騎入城喻以禍福城遂降又
敗仙於祈陽進攻深澤寧晉安平克之分遣別將攻下
平棘藁城無極欒城諸縣關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
鎮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貍等寨相繼降
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九十有七每戰輒勝方獻捷于
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軍叛逐其守盧應妻子據西
山馬頭寨柔聞之卽棄輜重還出奇計破其寨而誅叛
者歸其妻子加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拔
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孱赤台數凌柔柔不
爲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向被執而
降今委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
制常欲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孱赤台
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
柔乃得免金經畧使固安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
進連兵阻水爲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生
擒以還乙酉真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使來
求援柔遣驍將喬惟忠等率千餘騎赴之與仙戰敗之
遂分遣惟忠宋演畧彰德徇齊魯聶福堅畧青魏山東

璽書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遣將以兵從國王孛魯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柔爲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壬辰從睿宗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寃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誓不殺也圍汴京柔軍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拒戰柔單騎陷陣出入數四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黃陵岡渡河次漚麻岡欲取衛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睢陽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寶錄并祕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走汝南汝南特柴潭爲阻會宋孟珙以兵糧來會珙決其南潭水涸金人懼啓南門求死戰柔以步卒二十餘突其陣促聶福堅先登擒二校以歸又遣張信據其內隍諸軍齊進金主自殺汝南旣破下令屠城一小校縛十人以待一人貌獨異柔問之狀元王鶚也解其縛賓禮之入朝太宗歷數其戰功班諸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乙未從皇子闡出援棗陽繼從大帥太赤攻徐邳丁酉詔屯兵曹武以逼宋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

若與大軍俱進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而食
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
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營
山下柔率衆出畧地他處宋兵乘虛來襲柔還與之遇
自旦至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其將校十有二人遂
會諸軍取光州又進趣黃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
艦沿江接戰壁於黃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
伺我隙者也夜少襲吾不備乃分軍爲三以待之二鼓
時宋師果至柔遮擊之俘數百人溺死者不可計攻其
東門矢石雨注軍少却柔率死士十餘奮戈大呼所向
仆踣執俘而還宋師懼請和乃還軍大帥察罕攻滁州
柔以二百騎往時廬泗盱眙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斥堠
甚嚴或勸柔勿行不聽且戰且前凡二十餘戰比至滁
察罕以滁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從之旣陣宋驍將
出挑戰柔佯却宋將驕柔馳及之槌擊墜地宋將執柔
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鬪柔得還裏瘡復戰夜
遣鞏彥輝劫其營焚城東南隅柔銳卒五十七人先登
拔之巳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三
十餘城皆屬焉庚子詔柔等八萬戶伐宋辛丑升保州
爲順天府賜御衣數襲名爲二尚廐馬百柔率師自五

河上濟淮畧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下將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渾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擾河南柔乃卽故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之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又敗宋師于泗州還杞上帳下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上變誣柔執柔以北大臣多以闔門保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辛亥憲宗卽位換授金虎符仍軍民萬戶甲寅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達柔甃城壁爲橋梁屬汴堤以通商

之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貢入奏帝悅賜衣一襲
甲一金符九銀符十九頒將校之有功者己未分
將張果王仲仁從憲宗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
演從宗王塔察兒攻荆山柔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
關柔由虎頭關由宋兵遇於沙窩柔子弘彥擊破之進
與守關兵戰敗之世祖自陽羅渡江促柔會兵攻鄂百
餘日不能下世祖諭之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
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鴉車
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屢破之會憲宗
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軍以俟

後命城白鹿磯為次駐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諸班師
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詔柔人衛至廬朶河有詔止之
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為質二年以金寶
錄獻諸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八子弘畧襲職至
元三年加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四年進封蔡
國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
王諡忠武子十有一人弘畧弘範最顯弘範自有傳
弘畧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畧通經史善騎射嘗從
柔鎮杞徙慶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戶從

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柔既致仕授弘畧金虎符
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戶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
諸軍屯亳者中統三年李壇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
蘄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
四縣殺守將弘畧率戰船追之于渦口貴退保蘄弘畧
發亳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亳軍焚城宵遁追殺
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李壇既誅追問當時
與壇通書者獨弘畧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朝廷懲壇
叛逾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因解弘畧兵職宿衛京師
賜只孫冠服以從宴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為築

宮城總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衛親
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城成賜內帑金釵瑇瑁卮投中奉
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據閩廣時東海
縣儲粟數萬行省檄弘畧將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運
粟入淮安弘畧顧民舟有能載粟十石者與一石人爭
趨之一月而畢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
都昌弘畧以爲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
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
賊酋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爲平民餘
無所問頃之以疾歸亳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

而忘歸者詞引弘畧或謂弘畧曰公但居亳未嘗在江
南入見宜自明弘畧曰明之則言者獲譴矣吾寧稱疾
家居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
願備宿衛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謝事何爲特命
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卒贈推忠佐理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蔡國公諡忠毅子三
人玠瑾琰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
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

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爲奴虜者輒出金贖之甲子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饑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個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唯存廩粟而已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酉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戶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遠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

活甲戌從木華黎攻北京乙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絕庚寅以老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三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天安未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旣以萬戶統諸降卒從木華黎畧地三關已南至于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

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
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先倫卒時河朔
諸郡結清樂社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像倫而祠之至
是天倪選其壯勇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
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畧三河薊州諸砦望風款服甲
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皆奇謀至計大稱旨賜金
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
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
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進兵真定所
屬部邑無不款附而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

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擊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
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兵
於燕南清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俱以城叛連
謀越海歸金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
兵來拒敗之殺守約擒忙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
郡部卒有殺民豕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
中山李明趙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洛
州張立等望風皆下已卯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
圍樓橈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虛樓陷遂拔
之木華黎喜賞以繡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武仙

降木華黎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辛巳金懷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濟南水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也河衛旣破則夷門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尾亦勅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尾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亦必以今夕急命馮存杜必貴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迎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穴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 十一
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秉直乃携其孫楫權還北京
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前
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妻程氏聞亂
恐汚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其三人尚幼俱死於難惟楫
權在

楫字大濟歲己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
經畧徇地斬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楫入
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
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之爭官者
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卽以楫

爲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楫
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爲令各道以楮
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
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
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
例配之議遂寢元氏民有愬府僚於達官者質之無實
將抵之死楫力爲營解達官曰是人陷汝輩死地而反
抹之何耶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愧其心
况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杖而遣
之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

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
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榮獨民咸德之
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
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
解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軍總管輝知孟州燧
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簽廣西按察司事

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子
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畧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
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權出迎
於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還乃命權

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中統元年降詔獎諭賜金虎
符授真定河間濱棣邢洛衛輝等州路并木烈乂軍兼
屯田州城民戶沿邊鎮守諸軍總管萬戶其所屬千戶
萬戶悉聽號令至元六年召至闕下問以征南之策對
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郭我軍若先
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梧不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
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
趨荆子口大破之帝賜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
宋將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
賜以衣幣弓矢鞍勒旣而轉糧于隨貴復引兵扼我前

路權戰破之賜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
上賜金虎符充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戶
會天澤言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
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樞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歲癸酉從秉直
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戶而質天安軍中丁
丑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已卯從畧地關右生擒鄜
州驍將張資祿號張鐵槍者乙酉武仙殺天倪於真定
天安率衆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功授行北京
元帥府事撫治真定庚寅宋聚兵邢之西山聲言爲仙

援遣其徒趙和行間城中誣宰副李甲劉清嘗輸款爲
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詐
請自鞠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狗壬辰從伐金師還討
劇盜梁滿蘇傑等悉平之甲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戶賜
金符丙午入覲賜黃金五十兩白狐裘一牝馬百乙卯
卒樞年二十餘以勳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初籍
新軍天澤以長兄二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
奏樞爲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戊唐
鄧乙卯敗宋舟師於漢水之鴛鴦灘賜金虎符戊午憲
宗伐宋入自蜀從天澤詣行在朝帝于大散關帝勞之

日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以報萬分之一邪帝壯其言命爲前鋒立宋劔州僑治於苦竹崖前阻絕澗深數百尺恃險而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縋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父子世爲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己未從天澤擊敗宋將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二百

兩錦一匹世祖卽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璫叛據濟南嶺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璫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爲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之解去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以叛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畧使樞

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
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
與諸君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
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伯顏伐宋賜錦衣一寶鞍
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馬十二疋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
以從宋平署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險
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爲民者以千萬計十四
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爲東京路總管辭不赴二十三年
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後又治益都
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煥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
指揮使佩金虎符輝奉訓大夫祕書少監

史天祥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大師國王木
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命懷
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長身武
勇者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取霸州文
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
皆先登詔賜以銀符從大軍攻燕不克甲戌畧地高州
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
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

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爲千戶復合衆攻其城懷德先登擒其二將爲流矢所中歿于軍乃以所統黑軍命天祥領之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亥與大帥烏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倫進攻北京傍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刺釋其縛仍曉以大義不刺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說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二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

千西乾河荅魯五指山楊趙奴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大小百餘戰趙奴死荅魯敗走得戶二萬授西山總帥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玉反天祥與烏野兒分道討平之荅魯復聚衆攻龍山以禦剌烏野兒中冓隨墮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荅魯戰死進克中興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討平之會契丹漢軍擒關肅復利州殺劉祿於銀治斬首五十級尖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卽命統之丙子春覲太祖於魚兒灤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蘇復等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 十七
川護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遷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
黎許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山賊祁和
恐戮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盜衆萬人
城庚州之車河已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
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崑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
城庚辰至真定木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請曰攻之
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諭之苟其不從加兵未晚木華
黎許之天祥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乃降吾也
而請留天祥守真定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
左右乎吾將別處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爲河北西路

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餘如故引
兵南屯邢西遙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
不下天祥携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板援而上
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遂下
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勝兗三州木華黎圍東
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代攻木
華黎喜付皮甲一父與已鐵鎧并被之鏖戰不已木華
黎使人止之曰爾力竭矣宜少休復以金鞍名馬與之
辛巳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木華黎攻青龍
金勝諸堡花帽軍堅守不下旣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

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春還軍河中木華黎上其功賜
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
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額出血目爲之昏甲
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朝太
宗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強之從
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
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
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睿宗
聞而閔之授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霸州御衣
局人匠都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

宗卽位裨仍舊職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
幼有大志長身駢脅力絕人姓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
乙未括戶縱其奴千餘口俾爲民晚雖喪明憂國愛民
之心未嘗忘也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副使槐襲霸州爲
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

養老二十七年
列傳
其

養老二十七年

